

談

往

錄

談往錄卷中

花村看

偶錄

風雷度癘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風雷震太廟，雷  
震雨終夜不息，明辰楊柵毀裂，爐燭臺座  
無不傾倒，并龕內神主亦俱殞，跌在地，主  
牌以實金造成，后冠係珠寶結就，外有雕  
龍沉香更套，額費金三萬，時素擲顛倒中。  
談往錄中卷

簡出兩匣空。英廟與張后者。查係司之者。  
私竊藏家。斬之。勅禮工二部重葺廟宇。太  
常祭告。以安先靈。識者知為不祥。八月  
至十月。京城內外病稱瘡。瘡貴賤長幼。呼  
病即止。不留片刻。兵科曹良直古遺正與  
客對談舉茶。打茶不起而殞。兵部朱希萊  
念祖拜客急回。入室而殞。宜興吳彥昇授  
温州通判。方欲登舟。一价先亡。一价為之。

買棺，久之不歸，已卒於棺木店。有同寓友  
鮑姓者，功吳移寓，鮑負行李旋入新遷。吳  
畧後至，見鮑已殞於屋，吳又移出。明辰亦  
殞。人金吾錢晉民同客會飲，言未絕而亡。  
少俸，夫人婢僕輩一刻間殞十五人。又兩  
客坐馬而行，後先叙話，後人再問，前人已  
殞於馬鞍，手猶揚鞭奮起。又一民家合門  
俱殞，其室多藏，偷兒兩人一俯於屋簷，一  
談往錄中卷

入房中，將衣飾疊色，送上在簷之手，包積  
於房屋已累景，不賊擊一色，托起上則倚  
接引之上者死，下者亦死，手各執色以相  
緝，人<sub>又</sub>一長班方煎銀，蹲下不起而死，又一  
新婚家合，坐坐帳，久不出，啓悼視之，已殞  
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凡  
楔杆之下更甚，街坊間的兒為之絕影，有  
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大內亦然。

天師張真人輯瑞入都出春明不久急追  
再入論其施符噴呪呪經清解眠宿禁中  
一月而死亡不減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  
一并理菜竟不終始十月初閩人補選縣佐  
者曉解病由看膝灣後有筋腫起紫色無  
救紅則速刺出血者可無患漸來就者者日  
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漸殺閩醫以京街  
雜職酬之明春為流賊所殺十一月初六  
談往錄中卷

夜崇禎帝親祭穀神于社稷壇秉珪就位  
陳詞方叔啓欲行初獻禮忽暴風且起雲  
發庭燎燭祭一時傾滅不得亞獻終獻竟不能  
成禮帝于黑暗中恐防不測急扶上輦迅  
爾回宮陪祭文武各執事員後携手扶肩  
如替者引裾叫喚及出西長安門星月仍  
然皎朗如晝

天威示儆尚冀人改過從新天怒痛絕

并不許人轉顧息喘，可畏之甚，有若斯  
乎。生逢斯劫，前人所恨，不願生帝王家  
者此也。



又記

宗禎康辰宮殿中嘗有一物黑青佳未合  
宮宮人內監遇者輒病逐之不見癸未京  
師疾疫時病起必有紅點在背中色羊毛一  
縷無得活者疫死至數百萬癸未冬馬士  
英移書南京親知謂鳳陽陵中有聲如雷  
者數月又陵中松柏數百年培養忽生小  
虫長二寸許食榭枝葉遠望一片枯黃之  
誌往錄中卷

色甲申三月初四日、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十四日壬寅起、日色西旬無光、十四日晚、  
風色陰慘、沙塵刮天、南京孝陵夜哭、而十  
五日癸外日卯、日色尤晦、正陽門外、閤廟旗竿  
劈開、十八日丙午、黃沙障天、忽而凄風苦  
雨、良久、冰雹雷電交作、十九日丁未、陰雲  
四合、城外煙燭彌天、而賊入京師矣、

福祿蒙飲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勦兵，飢困，圍通  
河南府城。福王桐封在內，王係萬曆第三  
太子，鄭妃所生，諱常洵，晚年最愛，幾欲易  
儲者。河河南八府，惟汴梁與洛陽未破，自  
成就，食無所志，在必得，攻擊甚勁。福王出  
宮帑募死士力戰，斬獲破頗多，賊擄各府大  
將軍，砲環城，密布，迅發如雷，守堦將士不  
談往錄中卷

為少退。三日後，賊勢稍殺。王六慶幸宴賞  
三軍，傍晚總兵王紹為帳下新兵，馳哨城  
堽外，多呼而應諾。監紀王昌胤聞聲，驚詫  
追究，欲責兵友。反執胡言紹為匪，馳往解  
情，勢先劣。奮號攘臂，謂賊在城下，我等出  
力死守，勞苦不錄，叙功無分。若撒手放開  
破陷，與我何干。那怕兵爺總爺，即橫殺守  
堽一人，餘卒驚走外。賊已知彈力，捉挺執，錄

謀齊上城，陷，馳殺鮑大，喊散震天。福王及  
由松世子即弘光、與鄒太妃俱絕城走。一  
更至五更，搜人所殺，天明滿街屍積。犬  
高道府縣官家屬盡被繫，拘留活口，拷吳  
官帑，惟一典史抗節見殺。飢荒人相食，通  
判白尚文城隨城死，不顧史為飢民鬻割，  
自成搜括福藩倉庫，得窖銀錢米各數十  
萬，大賑飢貧，時殺墓下，響如牛吼，掘下幾  
談往錄中卷

夫見大古鼎，得之不動，仍掩焉者，謂周公。  
定鼎郊廓，埋鼎以鎮，正其地。應時而吼，六  
天崩地裂之兆。歟！先是陝西有弒主逃兵  
數百，流入沅河南。巡撫楊維岳留之，使屬  
紹南撥付守城。巡撫會稿出，秩總督以事  
上聞，奉有嚴旨究追。首惡十名內者，限刻  
赴京。梟首傳示，機復外洩。逃兵大懼，乃勾  
賊於外，潛為內應，頌刻城潰。福王軀復肥。

重不能遠行。黎明後，猶藏匿附郭民居。賊  
兵搜執，牽入城內。舊紳大司馬呂維祺亦  
被執，遇見西關王哀呼曰：先生救我。呂曰  
我命亦在刻，頃但名義甚重，王無自辱。兩欲  
再言，各迫牽去。王見自成，詞色悚怖，況首  
乞命，自成縱肆橫惡，數責其罪，賊中持刀  
換肌，垂涎喊叫一塊好肉，遂殺焉。稱重三  
百六十斤，鬻分肢割，與圓中之原同烹，列  
談往錄中卷

賊贖食謂之福祿酒飯獨維祺罵賊氣節  
不少挂死之巡撫隱其情駕言兵寡餉乏  
以致城陷王死帝聞報大驚大流御袖為  
濕建遠建王紹禹燦燦之籍其家贈維祺御史



江夏一異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丙辰進士榜眼賀達  
聖對揚癸卯科早發於鄉癸丑年授應城  
縣儒學教諭課士供職外於聖殿丹墀几  
筵龕座每日辰起躬親拭掃肅衣冠焚香  
四叩風雨塞暑無間無忘三年如一日也  
先是山東有老宿乙卯夏日夢見至聖先  
師云今秋享祭在湖廣應城學醒回異之  
談往錄中卷

稽儒林便覽。知為賀公。乘鐸。明年賀公次  
臚各榜。楚人言吳。任學三年。言笑不苟。敦  
慎齷潔。君子人也。後崇禎十年大拜。原未  
躋首揆。十一年乞骸歸里。舟過安廣。鱗魚  
嘴之江頭。初則風濤驚阻。次如膠粘不脫。  
舟子停棹。沒水擦撐。在左右有連枝帶根  
楸交附。扶持拉舟之兩旁。如生成環抱。固  
不可解。乃宰牲獻祭。江夏繭衣冠恭揖而

致詞忽焉兩樹浮起枝翅足飛騰根如鬣  
髡回旋天矯猙獫儼似亂龍蛟螭躍舞翔  
升之狀更可異者枝節盤錯諸處多米豆  
糧食布絲物料等屑蓋興波作浪於巨浸  
者不知幾何年蹇運行高遭之傾覆短造  
舟子固喪厥躬更不知幾多若也土人鼓  
舞擗引登岸為立廟以祀至今香火不亞  
天妃金龍其江津遂為安流邇上從下皆  
談往錄中卷

迪吉亦變理之德著績於天壤間矣。歸即  
隱於鄂渚之南城竹華茅舍讀書。歲時徹  
戶外望而式為高賢耆老之虛堂。聯示做  
云。當<sup>年</sup>雞豆未忘念。此日兒孫莫望<sup>年</sup>思未  
遇時。除夕無米一雞換豆。聊以度歲之故。  
十六年六月張獻忠破陷武昌省城。不分  
民宦五六萬人悉<sup>監</sup>賑投江水。江夏<sup>知</sup>如此凶  
訊先備小艇儲載家口。縣入墩子湖心。後

幾日寇復水陸並進。無捍無禦。勢不可挽。  
江夏乃肅衣冠。北向四拜。鑿舟以殉。同時  
溺者十二親。丁七八月間。獻賊猖狂之極。  
死者飄流。生者逃徙。千里無人。至十一月  
中。已經一百七十日。家人在籍。夢見江夏  
云。我在某處橋下。須來接歸。明辰前訪見  
橋傍有直立之屍。舉之果是不變不腐。膚  
色如生。但失去手腕云。一生三異如此。

也。黃門變理。江妖山魅。見之攝伏。畏其德。

宜興再召

宜興再召通內而贄帑帛者別有大力出  
資而任夫費霞城賀氏與虞城侯氏兩家  
又奔走而靈線索庶常張溥天如祠祭主  
事具昌時末之也擘畫兩年徵召之終始  
下時為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日陸見桐相  
得歡呼先生而不名時朝政嚴切歲事凶  
荒兵餉復患捉衿臺省是非訐直是尚倘  
談往錄中卷

起沃再趨峻削盈庭重足而立無生懷矣  
宜興憂之思惟濟之以寬首復註誤舉人  
廣天下取士額薦引先朝故老次釋潛白  
欠解戶併蜀民間積逋會夏早禁獄達戍  
以下悉還家再兵陳殘歲飲敗草感現年兩稅  
將佐功罪賞罰不諭諭至昭忠銘節等事向  
期期不予以限於格式以分委責於會典  
致幽明向隅茲則沛然弗吝人人盡曉忠



孝節義事。聖天子所樂聞。天下仰望。丰采  
如久。污新沐宿。鬱臨風之快。昇乎玉燭。拭  
目在望。考選四十六人。悉登臺省。以示寵  
又特請撤四邊鎮璫。差俞青音旨即日沛降。此  
尤不易得之數。使天意向朋安在。非救時  
宰相。即祖宗朝三楊當國。暨江陵震刷變  
理之術。亦不過是時昌時己。職儀郎必欲  
調文選。握百僚熱。擢奈正郎。從無調部例。  
談往錄中卷

昌時洗首揆如驕子乞乳母棗東必得後  
己廣為查例嘉靖時選郎卒武庫即調入  
又夫天啓朝鄒維璉服石以職方郎調稽勳  
後兩故故事家家宰鄭三俊玄岳不肯依違於  
首揆者以昌時故而具題十五年之八月  
入司時當年例臺省甄別故事省一臺二  
外選司道無踰額者昌時素恨臺省諸人  
有口無胸特為創舉省六臺十省為范士

髦韜蓋李士焜又白等，蓋為陳蓋鳴逐，姚  
應神、嘉齋等也。一時哄然。昌時辣手初試，  
首揆主裁於上，惟拜耳就職耳。昌時事，  
獨操呼吸通天，為所欲為，人言不足卹矣。  
又冢宰得心得手，向因初入都門訪時賢，  
於總憲劉宗周念臺、理正徐石斯、麒麟虞求，  
皆曰：君子人也。遂信昌之。時於銓除補調間，  
方欲憑臆行權，為創見趨新事會。十月二  
日往錄中卷

十日為首揆半百誕辰，編大內周后以  
皇親嘉定伯雲路公奎新通譜疾六備壽儀，  
外庭則盡文武遍海內，不為首揆信曰塞  
鄒添一籌者非情也。不意初十日下午午有  
邊牆失守之傳言，首揆不信，曰塞鄒將卒  
為糧儲久發，久誑造浮言，以劫司農套也。十  
一十二兩日果寂然，首揆恃寵宴樂，以坦  
衷處之，非別有折衝之能，運帷之妙，不過

謂康造中不信逢此坎珂耳。十三日早晨  
薊州唯民踉蹌而來。知保定告陷矣。蓋北  
入勁兵果係初十進口。五更破蘇城。即謹  
問其四閫內不得出。外無馳報。京中以進  
口為浮言。十三日五更齋所掠而出口者  
向北方發矟而揚。乃者馳南畿輔左右。歎  
駭禽飛。崇禎帝震怒。謂遣將不足恃。遣撫  
無有。依更恨郵牒不傳。塘報無聞。西撫馬  
談往錄中卷

成名潘永圖一鎮唐錢錢咸達而誅之。想未  
齊也。日御文華殿，勅凡獻策陳言，直入無  
禁。布衣董廷獻，上得親承也。聖語後有一  
逃奴，貂裘錦衣入對，妄言，上蒙賜見。主僕  
勲衛當獲特奏，春集之而止。上特諭事，非機  
密，不得上奏。與部覆昌時，雖私計欲違，不  
得不暫斂手。於是首按之華筵，倚席亦變  
為干戈。鐵馬九門，盡開大小文武，分爍撥坐。

門外入羽書一日曹隔名城二十六首揆  
為之無色脚放效揚嗣昌故智使僧道人建  
大道場於石虎澌澌口上奉法華第六卷  
十一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六年正  
朔附禮應輯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  
春附關并無人言及至三月中外來者聯鑣  
吉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俱已給  
憑又外轉同府等官五百餘人俱結隊而  
談往錄中卷

去遠近日有次涿鹿等信路店雖兵數並  
無兵馬相值為不又事之說者傳宜與之  
言謂舊冬勁入之兵已潛出塞外人皆疑  
疑至四月初一並夏祭享後赤羽反自南  
來舉北朝宴安將已兩月又復大驚大恐  
如上年十月中蓋北來大兵自十月入內  
至今四月將二百日身不去甲馬不離鞍  
困乏思蘇乃於三月初一入莒州秦馬人



皆休卧，所獲所歸，再為東縛，部次如是。匝  
月，所以出入人俱永遺。莒州地境四面皆  
山，春暮草茂，宜牧馬去。四月初五下午，帝  
臨平臺，召三相，因詞氣甚厲，朕欲親征。首  
揆跪奏，臣願伐。往代往上不言，上視仰首側搖。  
首揆起，陳演繼之云：首揆閣務殷繁，臣可  
去，仍側搖不言。陳起，蔣德璟下跪，臣實可  
去，復如前。蔣起，首揆不得不再跪，請出。帝  
談往錄中卷

回顧冷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過  
奇門正在此刻一朝出門直上東行慎弗  
轉西知首揆寓西當時無一料理又不得  
謝恩而出東至齊化門叔坐城數題請隨  
征科道部屬兵科方士亮御史蔣振宸職  
方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及勤王已到四鎮  
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初六日至通  
駐城內北洗逆勁兵自南而東踰河越城者

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橫排齊  
擁，車載牛駝，不盡自蘆溝橋一處渡河也。  
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城一  
無事；惟內驚而諭之諄切，四鎮六不出。  
通城一無事；惟外驚出口之驕嘶，隨征  
四臣伴首揆，四鎮更一無事；惟近驚城  
垣之脫薄，舟驚兵將之寡懦，聚晤間瞭望  
側耳時，棄武講文，尊師呼弟，迭為賓主，宴  
談往錄中卷

飲博夾歡，朕彼我早晚二時隨事隨聞，必  
進二疏，皆飛報大捷，實未出城一步一矢，  
相加，後人有賣口放出之說，以誣首揆，不  
亦寃哉！大抵四鎮膽怯，勤王本意主靜，不  
主動，隨征四臣無敢創言出戰，見鎮臣蹈  
履反過，雍：從軍指示自應默：首揆休  
休容容，從來不強人，所不能不陵人，不欲  
況開陳圖功，便是恭<sub>暴</sub>虎憑河，此所以靜守

一月。四朔內。外。衷。腸。不。知。幾。萬。結。也。倉。卒  
視。師。可。以。御。將。遣。兵。平。宮。中。看。奇。門。擇。閣。  
臣。向。東。不。敢。不。從。間。外。慮。荷。戈。北。走。又。是  
堆。局。幸。不。出。耳。出。則。必。敗。所。損。所。責。又。當  
如。何。五。月。初。六。日。烽。火。相。息。各。處。解。嚴。通  
城。文。武。又。慶。太。平。停。越。四。日。整。旅。還。朝。作  
勝。歸。狀。時。為。初。十。之。上。午。先。入。文。華。殿。陛  
見。歡。迎。親。手。扶。握。慰。勞。備。至。告。假。休。沐。不  
談。往。錄。中。卷

允十五日賚閣臣羊酒。陳蔣二相固懇辭。陳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慚愧。願收成命。首揆六辭。上准其請。時涪州知州武進吳方思入覲在京。見邸抄頓足致慮曰。聖眷替矣。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其儀。俱敢情。禮未盡。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臺候旨。屆時接出。則議處首

揆之嚴諭，謂首輔周延儒奸貪詐偽，大負  
朕躬。著各議處。回奏時，首揆尚臥內閣，兩  
人扶出小轎而歸。明日，各臣會集西掖門  
右，府之空空<sub>室</sub>，向得其願。願將而驕語中庭  
者，今不啻口譽之筆殺之。亦不知如許議  
論。三年來，藏於何所，競發闕勝。以至如是  
旨意，落於勛臣。疏上略存休<sub>體</sub>餘，皆已有旨  
了。六月初一，辭陛下棋盤街，仍與路費一  
揆往錄中卷

百兩。後忝者日甚。在當年之是。暱左右手者。詞更慘毒。如袁彭年等。各自為地。恐人論及。自別非周之黨。故蔣拱辰考選時。意欲得省。時值及萬蔣具未半。以西臺與之憾焉。六以周周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興也。朋此為奸一疏。事疑多實。吳昌時七月二十五。文華殿親論。即日達首揆。十月初八抵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頌戎衛邊不



不報。同朝同鄉，無敢下一提請語。十二月  
初七七五更五昌時，棄市。首揆賜緡，齋勅大金。  
吾驕驕恭恭，徒向在閤時，金吾必拜首，揆為師。  
以便稱呼。今首揆囑付後事，不下賂欲回  
奏，恐遲限。依時刻則閤閤，其桶而跪于中庭，高  
毅大呼曰：「老師天明矣。」回奏即得旨，解縶。  
收其帛焚焉。薛國現停解一月，虫出戶外。  
宜與再召之局方結，明崇禎之待宜與畢。  
談往錄中卷

竟無休體制。總有別聞而責成邊何一所不可必使  
自盡。豈不欲見其面也。三月十九何以相  
見于地下。宜興幸早三月。倘見煤山人所  
以議之。當不止是。崇禎帝欲殺宜興。使後來  
思奮。誰料三月十九之晨。欲偕宜興徐高  
井片刻不能也。

烏程壓錢

明高祖罷設丞相。朝政大端。事歸六部。權專天子。二祖時。勤勵無傍落。迨其後。萬幾不獨斷。慮知不恒操。無相名而勢有所趨。仁宣二代。太宰第一。蹇義。華蓋學士。次之。楊士奇。大宗伯。次之。夏原吉。謹身殿。又次之。楊榮。正統景泰間。太宰宗伯。相相似。楊溥。張輔。然在正統中。貴王振專內。在景泰

同馬子謙專外內閣尚然無休體天順復辟  
武功氏徐有貞專政雖不久輟職而相端  
萌成化中相權首次首之局大形萬安李賢  
劉吉弘治間首次以官叙不以權異閣臣  
濬劉大夏其治世之象歟正德不親政大  
閣劉瑾介冑馮昂爭操閣臣辱孺萬安焦  
芳甘為之後嘉靖八年入紹東歸內閣首次  
太大分永嘉張孚敬貴溪夏言分宜嚴嵩新鄭高

拱華亭徐階江陵張居正輩首次懸天壤  
又極冰炭而用各水火此王世貞鳳州憤  
其乃翁忤忠愍公之典刑叙成首輔傳而  
冠之曰嘉靖以來也至萬曆啓禎三帝揆  
席紛囂技擠成風有市通所羞稱者十年  
遲拜之憾三年伴食之誚與世日遷矣如  
琴川錢謙益牧齋與茗雪溫休仁員嶠殉  
天踏地終身沒齒受壓無柰勢局有不能  
談往錄中卷

擺脫者焉。溫登戊戌科進士，選庶常，錢康  
戊科探花。皆年少登科，錢以甲第傲門戶，  
勝視溫蔑如。計宣大<sup>麻</sup>拜，但守歲月，無歧路  
軼異。人剪錢之局，過盛於溫。初錢之貳於  
浙也，又有故神宗尸位殿試後，小璫宮報  
辰昏錯出，大內首膾業已定，錢甚至司禮  
謹身，俱飛帖致意。傳臘前夕，戶外轍不停  
也。錢亦過喜而安心焉。天曉後，湖州韓敬

求仲其進呈讀卷官望尊力勁又乃翁紹  
約齋廿年廷課錄司禮多莫逆交且錦步帳  
實可開石崇首眩竟易矣原有宮報錢遂  
憾極後木天同署自宜修鼎甲歡敦同榜  
誼不二年韓羅察典然點聞散韓亦自憾極  
辛酉夏大宗伯題直省典試位錢磨湖河廣  
懇辭謂楚贄涼薄地遠情疎近求兩浙亦  
以素與浙人語借比德加并自尊臨耳時  
談往錄中卷

求仲林居思計多暇。泛擬七字經。詭托牧  
齋友。使遍東西。浙之入闈時。髦人各私與  
戲。以覘其去取。嘉禾錢千秋得一朝平步  
青天之句。千秋獲舊傳。浙人皆慶名士不終  
誣。謂牧齋得佳士。求仲又力主撫按。讚今  
科文武將全場。硃卷限梨棗。彰表人文。冬末  
春初。京省廣布。禮垣張允儒魯齋。涖江右  
辨辣乎。磨勘平步青天等字。浙人復為恣



忠並入告。幸稟微容情。下撫按究擬。千秋  
實貧而才。非捨而財。擬停會試。經房總經裁  
與監臨提調。俱不染議。時東林品候蒸蒸  
釜上氣。浙人敏。祗避牧齋。歷宮坊。裕宴如  
宴如。崔魏時。稍露鱗角。得補職編氓。被價  
更燥如。煥如。屈指昭雪。端揆虛左。無疑不  
三年信王登極。殫識盡掃。首舉枚卜。牧齋  
列名第一。此金甌必得。陵伯所首尊也。員  
茲往錄中卷

嶠為時局不與。皆望雖深。竟未掄及。憾極  
焉。乃與對壘之師。互發青天。舊案謂結党  
欺君。亂法徇私。應置重典。帝喜索廢不下  
部院。乃集大小九卿。中左門召對。面詰時  
法令。初整天威。嚴赫。錢謙益口訥氣阻。故  
無詞以對。唯叩首委云。不知。溫休仁亢詞  
質辯。且聳聽。帝顧左右。禮部侍郎周延儒  
上言。關節事自真。大學士錢龍錫為辯云。

關節或有與謙益無涉。帝有怒容。曰：關節既真，彼為主考，豈得脫却龍錫，不敢再陳。遂命擬旨，一番廷議，氣盈氣歎，大分迂<sub>度</sub>。帝心<sub>已</sub>許溫，酥仁剛斷。後六年，眷寵甚於<sub>此</sub>矣。翼日奉旨，謙益既有物議，著回籍聽勘。千秋法司，<sub>嚴</sub>審後，于秋遣<sub>成</sub>咸謙益閑住。析<sub>於</sub>是牧齋里居，築東西導為菴，表與同邑省垣瞿式耜、樞軒、尚名、印慎<sub>立</sub>、交與、撫按、督學嚴談往錄中卷

重之公私事呼吸相通者皆曰正人崔魏

党鐵羽潛情窺不敢聞時朝局又變機救龍

錫罪遣員嶠特召與樞密東林講學氣不揚

有常熟地棍張漢儒者望風生事起黨會子竟起東林春請望二正樞密材江進通之權賄

賂握訟獄生死之柄三党九族無不詐之

人與販通番無不為之事侵國帑誇朝廷

壞漕儲危社稷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冤

無地官幹豪双滿林於道路櫻奪公行等語

時烏程正陟首揆，票擬旨意十分嚴重。緹騎紐解法司勘問，抵京下獄矣。先是常熟又有奸民陳履謙，以門族爭產事在撫按二院，說錢瞿關說，峻却不見允，因懷恨伺隙計唆。漢儒思探大利，在京候審，志得氣揚，固有顧忌，捏造欺曹和溫謠語，彙頤下手。知錢瞿秘密，不惜重費，兩保無虞，似萬金可能行案。其所云教曹者，牧齋曾為故談往錄中卷。

太監王安撰奉寺寺建詞詞語記今東廠曹化淳出安門內保侍極重衣鉢鉢自德收齋宜款之求其力主斯事和溫者收齋與烏程宿有舊隙宜有以和潤之令其於案擬問寢致斯事款和二說播傳輦轅人皆疑喚東廠訪奏其實摘發奸狀一併會審大司寇鄭三俊玄岳力主鋤和秉公實究奉旨下部張陳各一百棍立枷三月錢瞿釋放

第四日張陳二奸俱斃于枷，猶掘地立埋，  
枷仍滿日始去，則骨<sub>目</sub>與水土同腐矣。在  
牧齋雖于名節無虧，而團扇<sub>扇</sub>半載營費幾  
萬，與虎狼騎卒同寢食於青齊道上，刀筆  
吏擊拳報太平，甚非所樂見聞也。向以為  
局甚於溫，畢竟命不及溫；首相寵任五  
載有餘錢，惟抱膝行吟，擁柳如是，選刻明  
季詩文，雖黃古，今人物而已。後接韓城三  
談往錄中卷

年宜興三年并研一年以造國亡牧齋無  
門出山直至弘光踐祚奮袂殫冠少窺黃  
閣之選士林卒以此少之



飛黃始末

萬曆丁未進士福建翁為樞號瑤槎年百  
壬戌間出守鎮江伊子吉鼎通材也與周  
介生簡臣兄弟為年通家及後吉鼎思貢  
授瓊州教授日在瓊臺通惠泉變談彼與  
鄭之龍兒女至戚言其胆智材畧非隔儒守  
債帥所窺一班者倘遇張江陵必為再起  
之戚繼光惜無人知之鄭之龍號飛黃福  
談往錄中卷

建漳州府之漳鎮人。離城六十里，濱於海。  
父兄皆府掾。飛黃年十八，因中冓事，為父  
目擊，持棍怒逐，奔海上。船又刻期掛帆，乃  
懇巨商，携往海外。飛黃好嬉，媿順音律，博  
蒲靡不精好。同抵日本，日就島主，宴飲歌  
舞。時主室有文君，悅之，即國姓成功生母  
也。再一年前，艦復至，乃附歸。所娶所生，姑  
留日本。至中途，為海盜劫奪，飛黃隻身隨

艦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守領顏振泉海  
有十寨：各為主飛黃之至主又主中主也  
停半年主有疾：且死九主為之療祭飛  
黃乃飛泣永求其主曰明日祭後必會飲意  
欲永求衆力為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係  
我之命頓緩類懇之主如言衆情允樂劫  
得四船貨物皆自運運來每艘分其半九  
主重信義盡畀之富通十主矣海中矣富  
談往錄中卷

為尊。主六就列飛黃升為十塞中之一時。  
一時則通家耗革金還家置蘇杭西京細  
軟寶玩興販琉球外國等物沿海州縣搶  
掠一空以裕島中酒米時崇禎六七年間  
事而廣總制熊文燦會同閩粵兩撫密畫  
勦除以靖海隅遣巡守兩道洪雲蒸康承  
祖參將夏之本木張一傑先駐漸潮州海舟  
之道山調集猛獍蠻黎與土漢軍勇入海

會擒不三日兩道兩將為飛黃取下海寨  
一督兩撫乃蒙其詞會疏乞撫飛黃六日  
醉遁將於洪波巨浸中恐之侮之康以老  
疾卒於海三月有餘端揆同大司馬司禮兵  
垣方即俱主招撫添設漳州叅將以安鄭  
之龍聖諭下頒時以十萬佐之飛黃扶三  
道將登崖就職制臺兩撫叙功加銜飛黃  
以倭產見贖各懷惠德飛黃乃腰黃金蓋  
談往錄中卷

特恩部劉品埒司道出自欽授父兄增貴  
戚里為崇漳州潮泉門汀有司村鎮向驚不  
測之搶犯今乃荷賴無恐其在海九寨首  
傑為劉香陷飛黃故轍仍為海邊患飛黃  
知其技力窘乏視風色之東西潮頭之上  
下窮逼遙擊幾無泊處香甚恨烏訪飛黃  
在漳鎮選遣心膂直搗飛黃之室或殺或  
擒期下局以杜後患飛黃特見就計假攻

曰我自就撫上岸為貪官污吏束縛無柰  
正欲仍未入夥今衆義來邀喜不可說即  
遣各口珍重登所來之舡并錫鐵器械海  
中所需必欲取之市者無不席捲飛黃曰  
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啖空而去連令  
治具取精腍豈美者恣為飽渥後則數拳  
高歌更為碗酒塊肉極量忘懷海中來竟至  
醉極酩酊矣醉而酩酊者腰刀快斧卧壁  
談往錄中卷

倒地或眠或坐笑語罔顧忽聞鳴鑼門皆

反鍵銅頭鐵額生力勇猛從屋跳下斫殺

支解無倖脫飛黃仍命舟中取上家口解

脫來入夜甲家人披掛駕彼來舡飛黃捉

立梳下開舡迅往劉香遙望本舡與駕舡

服飾舡再晚舡前獨舡時果係飛黃大喜

呼曰來矣飛黃拱手而應曰來矣立躍上

岸乘其不備舉刀奮斫劉香既殺精勇之



士隻影無歸，餘皆跪降。因席捲香薰復來，  
漳鎮其入主皆為飛黃勁旅。從此海品寧  
靖，通販洋貨，內客異高，皆用飛黃旗號。無  
傲無虞，如行運河。半年往還，商賈有廿倍  
之利。撫按又為報功，再陞漳湖副總。後至  
崇禎末年，欲得全閩，正鎮齋銀十萬貯京  
師。大小司馬手長胆怯，無敢啟齒。弘光朝  
馬士英進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至福  
設往錄中卷

建隆武朝倚之為尚父。疏陳有一子鄭森。  
在日本。隆武立為己子。賜姓朱名成功。不  
久飛黃六歸投  
本朝赴盛涼。

談往錄卷中終